

古文辭類纂



標點  
註解

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一 奏議類下編二

蘇子瞻對制科策

臣聞天下無事，則公卿之言，輕於鴻毛；天下有事，則匹夫之言，重於泰山；非智有所不能，而明有所不察，緩急之勢異也。方其無事也，雖齊桓之深信其臣，管仲之深得其君，以握手丁寧之間，將死深悲之言，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。及其有事且急也，雖唐代宗之庸，程元振之用事，柳伉之賤且疏，而一言以入之，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。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，足以有所改爲，而常患於不信；言之於有事之世者，易以見信，而常患於不及改爲。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，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。今陛下處積安之時，乘不拔之勢，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，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，雖有一事之失常，一物之不獲，固未足以憂陛下也。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，以應故事而已。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？雖然，君以名求之，臣以實應之，陛下爲時名也，臣敢不

爲是實也。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，以爲志勤道遠，治不加進。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，歲歷三紀，更於事變，審於情僞，不爲不熟矣；而治不加進，雖臣亦疑之。然以爲志勤道遠，則雖臣至愚，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。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，陛下苟知勤矣，則天下之事，粲然無不畢舉，又安以訪臣爲哉？今也猶以道遠爲歎，則是陛下未知勤也。臣請言勤之說：夫天以日運故健，日月以日行故明，水以日流故不竭，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，器以日用故不蠹，天下者大器也，久置而不用，則委靡廢放，日趨於弊而已矣。陛下深居法宮之中，其憂勤而不息邪？臣不得而知也。其宴安而無爲邪？臣不得而知也。然所以知道遠之歎，由陛下之不勤者，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，欲輕賦稅，則財不足，欲威四夷，則兵不彊，欲興利除害，則無其人，欲敦世厲俗，則無其具，大臣不過遵用故事，小臣不過謹守簿書，上下相安，以苟歲月，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。臣又竊聞之，自頃歲以來，大臣奏事，陛下無所詰問，直可之而已。臣始聞而大懼，以爲不信；及退而觀其效見，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。何則？人

君之言與士庶不同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，捷於風雨，故太祖太宗之世，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。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？越次躡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。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。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，其大者有幾，可用之人有幾，某事未治，某人未用，雞鳴而起曰：「吾今日爲某事，用某人。」他日又曰：「吾所爲某事，其果濟矣乎？所用某人，其人果才矣乎？」如是孜孜焉，不違於心，屏去聲色，放遠善柔，親近賢達，遠覽古今，凡此者勤之實也。而道何遠乎？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，於今三紀，德有所未至，教有所未孚，闕政尙多，和氣或慙，田野雖闢，民多亡聊，邊境雖安，兵不得撤，利入已浚，浮費彌廣，軍冗而未練，官冗而未澄，庠序比興，禮樂未具，戶罕可封之俗，士忽胥讓之節。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，刑未措於成康，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，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，禁防繁多，民不知避，敍法寬濫，吏不知懼，縲繫者衆，愁歎者多。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，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。然而未

敢爲陛下道也。何者？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，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，皆可以捐之。大臣而已不與。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己憂者，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。天下所謂賢者，陛下旣得而用之矣。方其未用也，常若有餘；而其旣用也，則不足。是豈其才之有變乎？古之用人者，日夜提策之。武王用太公，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。今之六韜是也。桓公用管仲，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。今之管子是也。古之人君，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。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，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，無時而舉矣。古之忠臣，其受任也，必先自度曰：「吾能辦是矣乎？」度能辦是也，則又曰：「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？」能無以小人問我乎？」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，能無以小人問我也，然後受之。旣已受之矣，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，享天下之利而不愧。今也內不度己，外不度君，而輕受之，受之而衆不與也，則引身而求去。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，加之重祿而慰之，夫引身而求退者，非果廉節而有讓也，是邀君以自固也，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，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。陛下奈何聽之？臣故

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。若夫德有所未至，教有所未孚者，此實不至也。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，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，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，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。此二者，今皆未能焉。故曰實不至也。夫以選舉之重，而不取才行，官吏之衆，而不行考課，農末之相傾，而平糴之法不立，貧富之相役，而占田之數無限，天下之闕政，則莫大乎此。而和氣安得不鑿乎？田野闢者，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；其所以無聊，則吏政之過也。然臣聞天下之民，常徧聚而不均。吳蜀有可耕之人，而無其地；荆襄有可耕之地，而無其人。由此觀之，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。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，而饑寒之民，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，世以爲懷土而重遷，非也。行者無以相羣，則不能行；居者無以相友，則不能居。若輩徙饑寒之民，則無有不聽矣。邊境已安，而兵不得撤者，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。臣欲小言之，則自以爲愧；大言之，則世俗以爲笑。臣請略言之。古之制北狄者，未始不通西域。今之所以不能通者，是夏人爲之障也。朝廷置靈武於度外，幾百年矣。議者以爲絕域異方，曾不敢近，而況於取之乎！然臣以爲事勢

有不可不取者，不取靈武，則無以通西域。西域不通，則契丹之強，未有艾也。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，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。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。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，以不生不息之財，養不耕不戰之兵，塊然如巨人之病髓，音以不枵音然大矣。而手足不能以自舉，欲去是疾也，則莫若捐秦以委之，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，不待中國之援，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。有戰國之全利，而無戰國之患，則夏人舉矣。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，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，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。屯田之兵稍益，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，使數歲之後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，然後數出兵以苦之，要使之厭戰而不能支，則折而歸吾矣。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，中國始有息肩之所。不然，將濟師之不暇，而又何撤乎？所爲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，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，內有不得已之後宮。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，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，朝成夕毀，務以相新，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，以待倉卒之命，其爲費豈可勝計哉？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，臣知所得之不如

所喪也。軍冗而未練者，臣嘗論之曰：「此將不足恃之過也。」然以其不足恃之故，而擁之以多兵，不蒐去其無用，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。官冗而未澄者，臣嘗論之曰：「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。」夫審官吏部，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，而特以日月爲斷，今縱未能復古，可略分其郡縣，不以遠近爲差，而以難易爲等，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，才者常爲其難，而不才者常爲其易，及其當遷也，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，然而爲此者，固有待也。內之審官吏部，與外之職司，言相關通，而爲職司者，不惟舉有罪，察有功而已，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，以詔審官吏部，審官吏部常從內等，其任使之難易，職司常從外，第其人之優劣，才者常用，不才者常閑，則冗官可澄矣。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，臣蓋以爲庠序者，禮樂旣興之所用，非所以興禮樂也。今禮樂鄙野而未完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，又何以興禮樂乎！如此而求其可封，責其胥讓，將以息訟而措刑者，是卻行而求前也。夫上之所嚮者，下之所趨也，而況從而賞之乎！上之所背者，下之所去也，而況從而罰之乎！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，而治民者多拘

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，更以爲市也；敍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，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；繆繫者衆，愁歎者多，凡以此也。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，乃六月壬子日食於朔，淫雨過節，燠同煖氣不效，江河潰決，百川騰溢，永思厥咎，深切在予，變不虛生，緣政而起。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，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？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，直以意推之。夫日食者，是陽氣不能履險也。何謂陽氣不能履險？臣聞五月二十三、分月之二十，是爲一交，交當朔則食，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。然而或食或不食，則陽氣之有強弱也。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，其疾者必其弱者，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。道之險一也，而陽氣之強弱異，故夫日之食，非食之日而後爲食，其虧也久矣。特遇險而見焉，陛下勿以其未靈也爲無災，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。臣以爲未也，特出於險耳。夫淫雨大水者，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。諸儒或以爲陰盛，臣請得以理折之。夫陽動而外，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，溫然而爲濕；

陰動而內，其於人也爲噏。同噏之氣冷然而爲燥；以一人推天地，天地可見，故春夏者其一噓也，秋冬者其一噏也。夏則川澤洋溢，冬則水泉收縮，此燥濕之效也。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，則常爲淫雨大水，猶人之噓而不能噏也。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，兵驕而益厚其賜，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，蕩然與天下爲噏。休音噏切于溫煖之政，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，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。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。天地告戒之意，陰陽消復之理，殆無以易此矣。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。六沴音之作，劉向所傳呂氏所紀，五行何修而得其性，四時何行而順其令，非正陽之月，伐鼓救變，其合於經乎！方盛夏之時，論囚報重，其考於古乎！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，而流入於迂儒之說，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。夫五行之相沴，本不至於六；六沴者，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。夫皇極者，五事皆得不極者，五事皆失，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眚音而又有蒙，有極而無福，曰五福皆應，此亦亦知其疎也。呂氏之時令，則柳宗元之論備矣，以爲有可行者。

有不可行者，其可行者，皆天事也；其不可行者，皆人事也。若夫禋音詠社伐鼓，本非有益於救災，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。書曰：「乃季秋月朔，辰弗集於房，瞽奏鼓，嗇夫馳，庶人走。」由此言之，則亦何必正陽之月，而後伐鼓救變，如左氏之說乎！盛夏報囚，先儒固已論之，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，固君子之所無疑也。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，王教之淵源，百工淫巧無禁，豪右僭差不度；此在陛下身率之耳。後宮有大練之飾，則天下以羅紈爲羞；大臣有脫粟之節，則四方以膏粱爲污。雖無禁令，又何憂乎！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，或曰何以爲京師，政在撓音姦姦，或曰不可撓獄市，此皆一偏之說，不可以不察也。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，則天下之說，不可以勝舉矣。自通人而言之，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，不撓獄市，所以爲撓姦也。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撓姦，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。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，深觀治迹，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，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，道非有弊，治奚不同？臣竊以爲不然。孝文之所以爲得者，是儒術略用也；其所以得而未盡者，是用儒之未純也；而其所以爲失者，是用

老也；何以言之？孝文得賈誼之說，然後待大臣有禮，御諸侯有術，而至於興禮樂，係單于，則曰未暇，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。若夫用老之失，則有之矣。始以區區之仁，壞三代之肉刑，而易之以髡答，髡答不足以懲中罪，則又從而殺之，用老之失，豈不過甚矣哉？且夫孝武亦未可謂用儒之主也。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，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，此豈儒者教之。今夫有國者，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，見孝文之富殖，而以爲老子之功；見孝武之虛耗，而以爲儒者之罪，則過矣。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晏安，撤去禁防，而爲天寶之亂也。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，形於詩道，周公音幽彬詩，王業也，而係之國風。宣王北伐，大事也，而載之小雅。臣聞幽詩言后稷公劉，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；其後累世而至文王，文王之時，則王業旣已大成矣，而其詩爲二南，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，而至於幽獨何怪乎！昔季札觀周樂，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，小雅思而不貳，怨而不言，夫曲而有直體者，寬而不流也；思而不貳，怨而不言者，狹而不迫也。由此觀之，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，取其辭之廣狹，非取其事之小大也。伏惟制策有周以

冢宰制國用。唐以宰相兼度支、錢穀大計也。兵師大衆也。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？韋洪質之言，不宜兼於宰相。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，至於錢穀兵師，固當制其贏虛利害。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，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。昔唐之初，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，及兵興之後，始立使額參佐。既衆，簿書益繁，百弊之源，自此而始。其後裴延齡、皇甫鏐四九，九〇皆以剝下媚上，至於希世用事，以宰相兼之，誠得防姦之要。而韋洪質之議，特以其權過重歟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常議，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。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，輕重之相權，命秩之差，虛實之相養，水旱蓄積之備，邊陲守禦之方，圖法有九府之名，樂語有五均之義，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。昔召穆公曰：「民患輕，則多作重以行之；若不堪重，則多作輕以行之，亦不廢重，輕可改而重不可廢，不幸而過，寧失於重。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。命者，人君之所擅，出於口而無窮秩者，民力之所供，取於府而有限；以無窮養有限，此虛實之相養也。水旱蓄積之備，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，邊陲守禦之方，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，周官有太府、天

府、泉府、玉府、內府、外府、職內、職金、職幣，是謂九府。太公之所行，以致富古者。天子取諸侯之士，以爲國均；則市不二價，四民常均，是謂五均。獻王之所致，以爲法，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。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，大略如此。而於其末復策之曰：富人強國，尊君重朝，弭災致祥，改薄從厚。此皆前世之急政，而當今之要務。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，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，各指其事，恐臣不得盡其辭，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概問焉。又恐其不能切至也，故又詔之曰：悉意以陳，而無悼後害。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。夫天下者，非君有也；天下使君主之耳。陛下念祖宗之重，思百姓之可畏，欲進一人，當同天下之所欲進；欲退一人，當同天下之所欲退。今者每進一人，則人相與誹曰：「是出於某也，是某之所惡也。」臣非敢以欲也。一每退一人，則又相與誹曰：「是出於某也，是某之所惡也。」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；然而致此言者，則必有由矣。今無知之人，相與謗於道曰：「聖人在上，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，便嬖小人附於左右，而女謁盛於內也。」一爲此言者，固妄矣；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，何也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，矻音窳矻平。

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；徒見蜀之美錦，越之奇器，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。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，陛下何暇行之？臣不勝憤懣，謹復列之於末，惟陛下寬其萬死，幸甚幸甚！

(一)宋時制科，有賢良方正科；直言極諫科；博學鴻詞科等名目。(二)卽豎刁、易牙、開方三人，皆桓公之嬖人。(三)唐三原人，少以宦者直內侍省，累官驃騎大將軍，封邠國公，權傾一時。(四)唐代宗時爲太常博士，曾疏劾程元振。(四)言天子之無爲而治也。(六)善柔是和顏悅色以誘人者也。(七)善良之風俗。(八)虞芮二國名，因爭田而訟，質成於周，入周境，見耕者讓畔，行者讓路，乃感愧而還。(九)刑措，謂民不犯法，刑廢而不用也。(史記)成康之際，天下安甯，刑措四十餘年不用。(一〇)兵書也。文韜、武韜、龍韜、虎韜、豹韜、犬韜，謂之六韜。(一一)魏李悝始創平糴法，歲熟則斂粟而糴之，歲饑則發糴之，謂之平糴。(一二)謂占有其田也。(晉書食貨志)男子一人，占田七十畝；女子三十畝，各爲立限，不使富者過制，則貧弱之家可足也。(一三)指敦煌以西之諸國而言，卽今川南滇黔諸省之地。(一四)國名，宋初趙元昊自立爲帝，國號夏，據今內蒙古、鄂爾多斯、阿拉善及甘肅省。(一五)縣名。

在今甘肅（一六）西夏自拓跋仁福以來，世有更夏銀綬宥靜五州之地。（一七）以上四句意思，欲使關中自爲戰守之備，而中國不預。（一八）漢書，劉向傳云，向見尚書洪範爲箕子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，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，占其著驗，比類相從，各有條目，凡十一篇，號曰洪範五行志。（一九）（博物志）云，昔有三人同冒露而行，一人病，一人無故，一人死，無故者飲酒，病者曾飯，死者空腹。（二〇）洪範傳與五行志，凡淫雨大水，董仲舒劉向皆以爲陰氣盛所致。（二一）噓呼也，出氣。（二二）噓，吸也，入氣。（二三）噓也。（二四）貌，言視、思、聽，謂之五事。（二五）沴，不和也，本金木水火土五行，劉向復增之以皇極，故謂六。（二六）劉向因洪範止言五行，乃本大傳增而爲六，詳見五行傳。（二七）名不韋，著呂氏春秋。（二八）擊鼓也，詳見下註。（二九）指董仲舒劉向輩。（三〇）（左傳）莊公二十五年，夏六月，辛未朔日有食之，諸侯刑幣於社，請救於上，公伐鼓於朝，退而自責，以明陰不宜侵陽，臣不宜掩君，以示大義。（三一）辰，日月所會，房所舍之次集也，不合卽日食可知，警樂官進鼓則伐，嗇夫主幣之官，馳車幣禮天神，衆人走供，救日食之百役也。（三二）春秋夾谷之會，優施笑君，孔子誅之，方盛夏，首足異門而出。（三三）後漢明

德馬皇后常衣大練裙，不加緣飾，朔望諸姬往朝，望見后袍衣粗疏，反以爲綺縠，就視，乃笑。后辭曰：此繒特宜染色，故用之耳。六宮莫不嘆息。（三四）不精鑿米之也。漢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。（三五）（世說）云：謝公射兵廝養，逋亡多外竄，在南塘下諸舡中，或欲求一時搜索，謝公不許，云：不容置此輩，何以爲京師。（三六）漢曹參將去齊，屬其後相曰：以齊獄市爲寄，謹勿擾也。（三七）博覽古今，洞曉事物者爲通人。（三八）謂罪人逃竄所歸也。（三九）漢雒陽人。（四〇）誼因周勃下獄，故治安策末章以體貌大臣譏上，上深納其言。（四一）誼請改正朔，定官名，興禮樂，文帝謙遜未遑，又嘗欲爲屬國以係單于，其說亦不果用。（四二）文帝十三年，以太倉令淳于公少女緹縈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罪，天子憐之，乃下詔除肉刑，易以髡之之法。按肉刑，劓、墨、剕、宮之刑，髡，去髮之刑，笞以竹杖，扑責也。（四三）武帝信用方士少君，文成五利之屬，乃祠泰一，祭汾陰，禮八神，修封禪。（四四）武帝起千門萬戶之宮，以厭釁火災，又用衛霍、楊僕輩以快心胡越。（四五）明皇末年，自以天下無事，欲高拱無爲，乃悉以政事委李林甫，其後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，以兼統重鎮，精兵咸戍北邊，天下之勢偏重，卒使祿山傾覆天下。（四六）（左傳）襄公二十九年，吳公子札來聘，請觀周樂，爲之歌。